



荒凉山庄 走来的棋后

HUANGLIANG SHANZHUANG

ZOULAI DE QIHOU

SHIJ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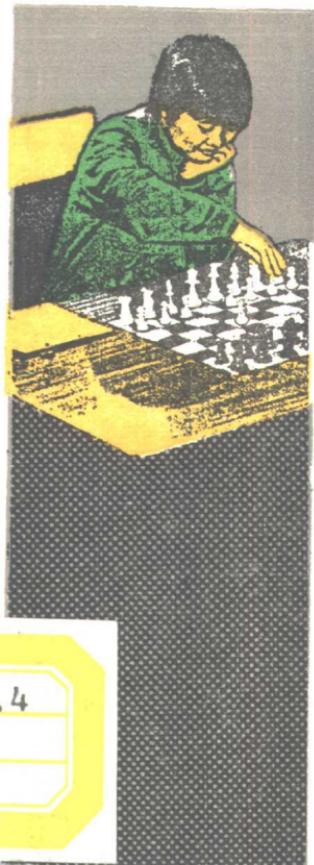
TITAN

MINGXING

CONGSHU

— 谢军

世界体坛明星丛书



世界体坛明星丛书

“荒凉山庄”走来的棋后 ——谢军

罗 达 成

上海教育出版社

(沪)新登字107号

世界体坛明星丛书

“荒凉山庄”走来的棋后——谢军

罗达成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崇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70,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50本

ISBN 7-5320-3153-5/G.3082 定价：3.30 元

世界体坛明星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金永昌

执行主编 陈 和

特邀编委 何慧娴 马 申 周国跃 虞重干

徐海友 陈德兴 胡廷楣

编 委 吴新民 郑源镐 蒋家风 肖 强

严子健 冉强辉 肖征波

执行编委 朱学儒 余鸿源

责任编辑 季陆生

编者的话

1984年我国体育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的突破性胜利，揭开了我国体育史的新篇章。北京亚运会的圣火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燃烧不息。奥林匹克运动“更快、更高、更强！”的号召更加深入人心。

放眼世界，国际体坛群星灿烂，《世界体坛明星丛书》的每位作者，都以炽烈的情感，用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叙述了当代世界体坛中几位巨星的理想、奋斗、爱情、事业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将它们奉献给广大读者，以期激励人们去拼搏进取。

明星璀璨，愿这套少儿书刊陪伴你走向太阳。

目 录

一、棋后已被“转移”，教练探亲在即，采访真不是时候	1
二、荒野里的集训队基地，列车时刻表似的训练生活	5
三、十一年时光里，一任任教练传递着一根接力棒	11
四、“谢军，你真是好运气，什么好事全给你捞上了！”	21
五、“冷美人”马里奇的泪水，流得比谢军要多	28
六、单枪匹马的玛雅·齐布尔达尼泽，抵挡不住谢军和 她的“集团军”	35
七、实录于北京国际饭店的恳谈：世界冠军的忧思 和心愿	52
八、雄才大略的中国棋院院长说：这次“大突破”也只 算是第一步	60
尾声	68
〔附录〕 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赛对局	70

一、棋后已被“转移”，教练探亲在即，采访真不是时候

有着64个黑白相间方格的国际象棋，方不盈尺，比起足球场宏伟壮阔的绿茵场地，小得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二者似乎难以媲美。

事实并非如此。32枚棋子、64个方格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诱惑力，它有着足以引为自豪的1500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和华贵的身世——十世纪传入欧洲之后便成为“骑士七技”之一；它被无数哲者和伟人归结、赞赏为“智慧的体操”，“没有结论的思想，没有答案的数学，没有作品的艺术，没有石头的建筑”。

国际象棋似乎有着外星球飞来物般的魔力，那狭小天地的64个方格后面，居然挤满了世界上134个国家的近10亿“国际象棋人口”——这几乎等同于中国人口。

魔力是不可抗拒的。甚至连写下皇皇巨著的思想巨人卡尔·马克思也被这种魔力所征服。在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里，有着绝妙的关于《马克思和象棋》一节：“他很欢喜下象棋。”“他下得很用心，有时候就展开猛烈和出其不意的进攻……”“马克思一陷入窘境就会发火。”“有一回，马克思得意洋洋地宣布，他发明了一种能打败我们所有人的走法。有人应战了，果然，他把我们一个个都打败了。”

终日埋头于试验室，为人类科学作出世纪性突破的居里

夫人、捷列也夫竟也痴迷于斯，偶得闲暇，就在棋盘上琢磨，想作出惊人突破。而一代文豪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同样被棋盘上的32枚棋子搬弄得神不守舍……

有着悠久历史的国际象棋，穿越时空，不受疆域地界、年龄、性别、职业分工的限制，它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在政治风云多变、商业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它受到了更多的青睐：它那变化多端的“开放型”或是“封闭型”布局，由弱子和强子火力交织而成的“中心突破”，以及王翼进攻，后翼渗透，可以使人丰富想象，增长智商，激发力量。

在有“国际象棋王国”之称的前苏联和一些欧洲国家，它的地位甚至高于足球，被称为“体育阶梯上最高的一级”。世界级的超级棋手的丰姿被塑成雕像，印上邮票。而象征男子世界冠军王冠的奖杯，镶有1000多颗钻石，价值100多万美元；世界冠亚军之战的奖金高达300万美元——遗憾的是女子世界冠亚军的奖金仅仅10万美元，这太不平等了。难怪女棋王玛雅·齐布尔达尼泽要向国际棋联大声疾呼。

创纪录的是在1975年，作为挑战者的苏联选手卡尔波夫向前世界冠军美国的菲雪尔挑战时，奖金竟高达700万美元，但最终因后者无意接受挑战，未能拍板成交。卡尔波夫不战而胜，由国际棋联授予世界冠军的称号。

但是在过去，风靡于世界的国际象棋在中国这个人口之最的泱泱大国，却鲜为人知，不在得宠之列，可谓“门前冷落车马稀”。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冷冷清清的项目，在1991年10月之后，竟然会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大热门。随着在马尼拉进行的“两个女人的世纪之战”愈演愈烈，随着新闻媒介所作的大

量的、连续报导的升温，人们知道了中国的挑战者谢军，知道了苏联的女子世界冠军玛雅·齐布尔达尼泽，自然，也同时粗略地知道了国际象棋。

沸点出现在1991年11月5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当谢军从以火山爆发著称于世的菲律宾，飞抵北京首都机场，走出长长的甬道时，一百多名记者也火山爆发了，冲决了由训练有素的武警组成的一道人墙，——他们显然估计不足，没有投入更多的力量。记者们挤得满头大汗，跌跌撞撞，前俯后仰，争抢着把镜头和话筒对准了这位21岁的北京姑娘——新的国际象棋世界女皇。不止一个记者挤丢了鞋，丢盔卸甲；不止一个记者啪地摔倒在地上。面对这感人而又惊人的场面，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的领导无可奈何。但除了他们两位跟谢军握了手，排列在他们后面的谢军父母以及中国棋界的领导连手也没握上，就被冲散了。

国家体委的领导显然被这番热烈气氛所感染，他竟然一连用了三个最高级的形容词表达此刻心情，他说：“我是以极为兴奋、极为激动、极为喜悦的心情，欢迎谢军的归来。谢军的胜利，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国青年的骄傲，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

一位资深的体育界头面人物感叹说：“我一辈子也经历过不少场面，但迎接一个运动员，出现这么热烈，这么混乱的场面，我没碰到过。热得不可收拾，连聂卫平回来也没这样。”

四星级的北京国际饭店慷慨地提供了三个房间，国家体委把谢军和她的两位陪同人员悄悄藏了起来。除了必不可少的活动之外，让她觅得一份清净，好生调整养息。

记者们走投无路，寻寻觅觅，不见芳踪。除了11月7日上午，在全国记协新闻厅举行的“欢迎棋后谢军凯旋记者招待会”，提供了那一次集体性的问答式的采访机会之后，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下令，封锁消息，无论中外记者一律不接待。

友谊高于一切。当笔者11月12日匆匆飞抵北京，放下行李，便给陈祖德挂电话。我很有把握，早在10月30日，在长途电话里，他就亲口许诺：“你特意赶来，一定为你开绿灯！”但现在，他不无为难地说：“不好办呀，所有的新闻单位，包括北京的报刊都不让采访，你这是独此一家，我来设法安排吧。”

我问道：“采访能不能给一天时间？”“不可能！”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半天呢？”“不可能，最多一、两个小时。”一连两个“不可能”之后，他又笑着补充说：“你自己有数，已经破例了。”我后来才从他姐姐——我的同行陈祖芬那儿知道，这位九段高手跟下面打招呼时，巧妙地解释道：“我是说不让记者采访，他不是记者，是报告文学作家，写过好多棋手。”

千里迢迢而来，虽说是高抬贵手，但只个把小时，够糟了。但更糟的是，我给远在西郊的国际象棋集训队挂电话，接电话的是副领队林峰——60年代我们曾经在赛场上纹枰对坐，他说：“老朋友，你来得真不是时候，阿戚、江川明天都要回去探亲休假，现在被北京电视台捉去讲‘世纪大战’的第十五局棋，行李还没收拾。我这两天，在办移交，理资料，要回上海赶出一本关于谢军的书来，一个字没写，报纸上消息已经发了，‘将以出期刊的速度出版’，我现在一点心思也没有了。”

话筒里，见我半晌无语，陷入困境，林峰不忍我“局面崩溃”，大声说：“马上就来，今天晚上逮住他俩！明天我再帮你请孙领队！”

二、荒野里的集训队基地，列车时刻表似的训练生活

北京西郊，一个荒野、冷僻的所在。

中国国际象棋集训队便在这里安营扎寨。但这地盘是国家体委摩托车学校的训练基地，国际象棋集训队不过是“寄人篱下”，租下了一层楼面。

入夜，集训队基地四周一片漆黑，不见灯火，没有音乐茶座、卡拉OK，没有舞厅、咖啡馆，没有可供这批年轻人享受的夜生活。这跟座落在市中心的国际饭店的豪华，跟市中心闹区的现代气息，形成巨大、强烈的反差。

现在的国家棋类办公室国际象棋部部长、国际象棋集训队领队孙连治，却相当满足。打从1977年我国国际象棋项目恢复，他便出山带队集训。但虽然也年年集训，却是“黄花鱼溜边”，到处打游击，而且，打完比赛就散伙。

1986年深秋，身体虚弱的陈祖德召见孙连治和老资格的国际象棋棋手刘文哲。他在做过胃癌切除手术，同时摘去十八个可疑的淋巴结，从死神手里逃脱出来之后，出任国家体委四司副司长，主管三棋一牌。

陈祖德要求他们立即正式组建国际象棋集训队，安营扎寨，常年训练，培养人才，追赶世界水平——中国围棋早年一度被洋洋自得的日本人睥睨的痛苦滋味，他尝够了。

经费有限。为了在偌大的北京城觅得一个既要住宿费低，

又要伙食出挑的“安居乐业”之地，孙连治、刘文哲从闹市乘地铁到远郊“苹果园”终点站，再回转头来一路找，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校长很够意思，热情接纳了这两位带兵遣将的穷哥们。吃的、住的全部优惠。一个房间四张床，只收20元房费，到城里连一张床位钱都不够。“贴上一点儿不算什么，只要咱们的国际象棋事业在世界上有点地位。”

这条汉子好样的！毕竟是摩托车学校校长，有气度有眼光。

一切似乎跟往常一样，又似乎不太一样。集训队里冒出个世界女棋王，事务忙乱，电话频繁，戚惊萱、叶江川教练等有功之臣，忙碌于应付热闹的外部世界，推辞不掉，也推辞不得——正应了一曲歌词所说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尽管如此，有“实干家”、“不管部长”之称的个头胖胖、脑门光光的副领队林峰，照样是早晨6时30分一个个房间敲门，催队员起来，那手指敲门声比闹钟还准。随后，一切照旧，出操、早餐、训练、午餐、午睡之后又是训练，晚餐后看了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还是训练。训练到9时35分，这才有了自由，可以翻翻报纸，听听音乐，读读英文。但10时30分一到，“不管部长”林教头又来一间间房间巡视，催你熄灯。

这里的生活安排像“列车时刻表”运行一样，这里的纪律和条例又很严格。表现好加分，表现不好扣分，直接影响到你的选拔和出国。规定细微到每个人每周训练不得少于40小时；每次对局四十回合之内双方都不许提和，逼使队员全力以赴，适应大运动量和强度。

当然，这也包含促进和鼓励。譬如，那个参加1991—1992奥林匹克团体赛“选拔条例”规定：“男子选6名，女子选4名，不保留名额。男子等级分达2576，女子等级分达2401，自然入选”。再如，那个关于女子等级分达到2400分，可以参加男队训练“吃小灶”的规定。谢军打从1989年获得全国青年（男女混合）冠军和全国女子冠军，等级分涨到2400分以后，便开始享受这种“小灶”，她的棋力剧增了。

在一间虽然简陋，但还算宽敞的训练室里，一眼看去，尽是棋盘、棋钟和厚厚薄薄的外文棋谱。我国唯一的一位国际象棋男子特级大师叶荣光、才20岁的1991年度全国冠军林卫国，以及爱唱歌、爱当节目主持人的上海姑娘——十六岁的国际大师王蕾，都在高度投入：打谱、对局、拆棋。

最富有战斗气息的，是有一对男女棋手在下那种最能锻炼思维、反应和计算能力的快棋。一方是队里最年轻的诸宸，才15岁，有一张漂亮的娃娃脸，一手漂亮的棋，1988年她夺得世界国际象棋儿童冠军。今年全国比赛因最后一局受挫于彭肇勤而痛失桂冠，一下子掉到第三名。另一方是谢军出征之前，跟男子打“模拟赛”的对手之一，来自黑龙江的23岁的棋手李文良。

那气氛，犹如人们所描绘的下快棋成瘾的两位前世界冠军泰尔和卡尔波夫的战斗情景：快棋，五分钟一盘，棋钟一开，就像机枪扫射，噼噼啪啪，揿钟，走子，双手不停。进攻、防御、反击、兑子、圈套，闪电般地一晃而过。紧张、兴奋、刺激，消失在须臾之间。转眼之间，胜负已定。泰尔的瘾头太大了，以至于生病住院都要瞒过医生，把棋藏在枕头下，眼巴巴地等朋友来下棋。1969年的一天，卡尔波夫将去参加1969年世界少年冠军

赛，行前来探望泰尔，他们在病房里一口气下了二十多盘快棋，结果是10:10，平分秋色。泰尔乐了，说：“好极了，你这次去比赛没问题。”

插空，跟他们简单对话，一股豪气逼人——

“诸宸，想家吗？”

“要下棋，就呆着，要想家，就回去。”

“林卫国，你这次拿下了全国冠军？”

“这不算什么，我的目标不是这个！女子向世界冠军挑战成功了，男子还差一段距离，光靠老队员不一定冲得上去，要靠我们这批20岁的人来冲。”

身历其境的人，会感到一种难言的激动，为什么这里生活如此单调枯燥，这个集体却哺育出谢军和一批有希望的新秀。他们不受外界干扰，不为名利所诱惑，在这里潜心修炼，小队员才十二三岁便离开父母，而教练和老队员则几年来抛家离子，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除了正常的新老换代——新陈代谢之外，有人受不了这份清苦，解不开比棋盘上还要复杂的问题，走了；也有走了之后，又回来的。

半封闭式的训练，生活这么苦，这么累，这么缺少色彩，队员总有闹情绪、发牢骚的时候。有人说：“简直像是集中营！”“像，但并不是！”急性子的教练组组长刘文哲常有些急躁、粗糙，承认“有时要求近乎苛刻”，“但我看，能适应最好，不适应，下棋并不是唯一出路。”又是一句“近乎苛刻”！

甚至连训练自觉，意志坚强的谢军，有时也受不了，对领队孙连治大声嚷嚷道：“这地方，不是人呆的。”好性子的领队很会做工作，一劝一哄，谢军又去弄棋了，从那陶醉的神态可以看出，她已经忘记了这尘世上的一切。

“棋司令”陈祖德也常来看望大家，激励士气，但末了，却总是动感情地说：“我说了那么多大道理，但并不解决具体问题，我很对不起大家……”他属于感情型，很富有同情心，教练、队员什么时候都可以找他谈心，不论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向他求援。

一位大为不满的妻子，给陈祖德写信慷慨地“声讨”丈夫，“一走就是5年，泡在那里不肯回来，工资还在原单位拿，房子要靠原单位分……到底还想不想为这个家尽他应尽的责任？如果他无意改变主张，继续做不称职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那么……”结束语很有些威胁性。陈祖德素来思路敏捷，“落子如飞”，迅即给她回了一封长长的、晓以大义的安抚信，盛赞她丈夫对事业对全队作出的贡献，恳请她给以谅解和支持，有需要我帮助解决的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会尽力。并很快托人前去探望。当这位“不尽职”的丈夫回去作短暂休假时，“棋司令”又不放心地盘问：“这次回去，有点什么打算？”回答是：“做点家务，再劝劝她，让我再安心在这里干几年。”而他最紧要的，还是要关起门来写书，不受干扰。陈祖德叮嘱说：“千万不要这么做，一写书怕打扰，妻子、孩子都不让出声，老夫老妻也要多交流，你一定要这么做……”

但他既是菩萨心肠，却又是铁石心肠，要不怎么实现他1988年向全队提出的宏大目标：围棋能赶上日本，国际象棋为什么不能赶上欧美？他说，六十年代末，一个日本女棋手竟然横扫中国，把我们最好的男国手一个个打得落花流水。但是七十年代，我们女的把全日本的女子冠军打败了，不止一次的打败。全日本女子冠军来过几次，我们有七个女棋手跟她下过，她一盘也赢不了，下得直哭。由此，陈祖德豪迈地提出，不能

让“国际象棋王国”苏联把冠军垄断得太久，女子5年内要夺取世界冠军，男子10年内向苏联挑战。要兑现，就得拼，把时间扑上去，所以他甚至连春节也不赞成全体放假，空着大本营，让大家回去跟亲人团聚。用他的活来说，这叫既然当了和尚，你就得撞钟，一天也不能放松。

三、十一年时光里，一任任 教练传递着一根接力棒

自从命运突然把谢军推到国际象棋旁，让她接触国际象棋的A B C之后不久，她就知道有个很了不起的、名字很长的苏联女棋手——玛雅·齐布尔达尼泽，这个人被称为世界棋王时，才只是个17岁的妙龄少女。

不过，谢军并不知道，玛雅所以能成为一代棋王，一半是因为她的天才和勤奋，一半是她遇上了一位倾心扶植她的好教练。

玛雅八岁时跟她哥哥学会走子了，随后便时常在父母陪伴下，参加少年宫象棋小组活动。那天，有人送给她一张世界女子冠军诺娜·加普林达什维莉的像。她拿起笔来，便在像上签上“玛雅、未来的世界冠军。”小孩子乱写一气，没有人认真把这当回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玛雅被苏联有名的特级大师艾瓦尔·古菲尔德发现了。古菲尔德那天到少年宫跟孩子们下车轮大战，天真活泼的小玛雅也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战斗。久经沙场的特级大师跟娃娃交手，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下得有点随手。跟玛雅对局时走出一步要打问号的棋，被玛雅抓住不放，迫使这位下巴光光、肥肥胖胖的特级大师束手待毙。古菲尔德惊喜交加，如获至宝，从此成了她的恩师。

1978年，17岁的玛雅真的击败了她的同乡、世界冠军加普